

第三十五回 試奇文才子吐心胸 論往事英雄增氣色

卻說岑生坐轎，王樸跟隨，一直往院憲衙門來。到得轅門，此時各官稟見纔散，遂一直徑往巡捕廳來。岑生尚是青衣儒服，巡捕官一見便問：“相公何來？”岑生即命王樸將儒學公文並自己手本遞與巡捕，道：“相煩傳稟。”巡捕官接過手本看時，上寫“沐恩生員岑秀謹稟”，這巡捕便問：“尊駕莫非是奉旨特授內閣的岑爺麼？”岑生道：“正是。”這巡捕重復打恭道：“院憲前日就吩咐，打聽岑爺一到即便通報。如今各官稟事纔散，請岑爺少坐。”一面吩咐看茶，一面隨往裏傳稟。

少頃，巡捕官飛跑出來道：“請！”祇聽裏邊傳點吟堂，閃開儀門，岑生就步行進來。祇見甬道兩邊官吏整肅，程公已迎出暖閣來。岑生連忙從側道趨進，到了月臺，深深嚮上打了一恭。程公回禮畢，即上前一步，拉著岑生的手上暖閣來。岑生再三謙退，程公執意不從，道：“應當如此。”因一直拉進麒麟門來，竟到東首書廳上。岑生即請程公台坐庭參，程公笑道：“雖是年兄過謙，但內閣體制從無此禮。”岑生相讓不過，因道：“大人若不嫌鄙陋，收作門牆桃李何如？”程公笑道：“祇恐不當。”岑生當即以師生禮叩見，程公因受了半禮，相讓坐下。程公道：“自兩典試去後即欲請來一會，聞知又往浙省。

彼時看賢契的文章以為是老儒夙達，誰知賢契竟是個青年俊逸，實是可喜可賀！今所授之職，出自皇上特恩。賢契也不宜耽擱，我這裏即備咨文，三兩日內便可榮發了。”岑生道：“蒙老師格外提挈，五中銜感。前者因恐涉私，故不敢來叩謝；且不知聖意如何，祇得敬候。今蒙上天恩，不以為罪，反授斯職，實慚蚊負，還求老師垂慈指示。”程公道：“以賢契之才品，無所不可，祇是綸扉禁地舉動俱要留心，惟恐至驚駭然到彼，舉止失措，未免獲罪。我已稟過老父，諸事自當照應。”岑生又出位拜謝道：“若得太老師垂青，門生在都就不至孤立無倚了。”程公因問：“府上還有何人？如何又寓浙地？”岑生因將奉母避讎之事備述了一遍。程公道：“聞他封鎖一故宦房屋，原來就是賢契。那人在這裏舉動乖張，總憲屢欲糾參，老夫恐投鼠忌器，幾番勸止。他也自知與眾不合，未及限滿即幹辦內轉，如今又出作山東巡道，實是個大不安分之人，賢契此番倒可與他不相值了。”岑生道：“門生原無介意，祇恐他還不肯釋然。”程公道：“他封鎖賢契房屋無憑無據，平空起釁，實是可笑。及他去時，也不暇顧此。我這裏即當行文該具退還，令堂仍可搬回故里了。”岑生道：“雖蒙老師盛德，但恐他尚未釋懷，若聞此屋退還，未免與門生更增嫌隙。況此數椽之屋亦無甚緊要，且須從緩行之。”程公道：“這是賢契深謀遠慮，足見寬宏之量。”因說起：“江浦成令是你的房師，這卷子是他一力舉薦的。當時兩主試幾乎爭執起來，老夫因從中解紛，也是賢契的一番際遇。前月我已將他題陞了太倉知州，部覆未下，尚不曾離任。他是個有才幹的好官，賢契可曾謝過他麼？”岑生道：“門生此番正要去拜謝。”程公道：“那兩位典試賢契到都也當去謝他一謝，那顧公是個極有擔當的人。”

岑生一一領命。正欲告辭，程公道：“已近晌午，在這裏便飯，明日再當奉錢。”岑生道：“如此門生今日竟在這裏領了午飯，明日還要料理行裝，後日即可稟辭起身，不敢再煩老師費心了。”程公道：“也罷！但祇是今日還有一事要相煩賢契，不知可否？”岑生道：“老師所命，敢不敬遵？”程公道：“祇為總憲六旬大壽，我已制就錦屏一架。欲作一四六壽文，已將與他交情始末、宦途政績敘一節略在此，煩賢契勿吝珠玉。”岑生明知此是程公有意相試，量這篇四六亦有何難？因答道：“祇恐班門弄斧了。”當下程公即相邀到內書房來，著一小僮伺候磨墨，道：“老夫暫且失陪，好讓賢契構思。”岑生道：“老師請尊便。”當時將所有黃公出身、歷宦、德政、陞遷，以及相交寅好節略看了一遍，見烏皮几上筆精墨良，即取過一枝犀管、一幅花箋，略一構思，落筆如掃。不及半個時辰，文已做就，復看一遍，略刪改數字。

及程公進來，見岑生翻背了手觀看壁間詩畫，祇道未曾完稿。岑生看見程公進來，便道：“門生已草就一稿，還求老師筆削。”程公驚訝道：“如何這般敏捷！”岑生即將草稿遞與程公，接來一看，未知文意精工，先見龍蛇飛舞，及從頭看去，果是句句珠璣、行行錦繡。讀完讚歎道：“賢契的是仙才，非煙火人筆墨，不但品格高古，抑且字句清新。祇是行色匆匆，不得借重大筆了。”程公心下大喜，因命取酒在迎和閣上先奉三杯，以當潤筆。

當即邀岑生從書房後間進來，又是一個花園。仲冬天氣，樹木雖然凋謝，山石依舊玲瓏。轉過一個山洞就是迎和閣。數竿修竹扶疏，幾樹臘梅香馥。上了數層石級，揭起暖簾進來，裏邊擺列幾件周鼎商彝，四壁有許多名人詩畫，中間燒一爐獸炭，氣暖如春。一面設席上來，師生坐定，祇令一小僮行酒。程公道：“老夫在此為官數載，祇有兩樁大快人心之事：今日得遇賢契，是一大快也！前者招募武勇，得一少年英雄，屢建奇功，亦一快事。”岑生道：“不知此人是誰？”程公道：“這人卻是個布衣，年紀與賢契一般，姓殷名勇，曾在江滸救一客官，力擒數盜。也是江浦成令舉薦上來，制憲黃公再三要去，授與把總，不及數月，剿倭立功，已奉旨實授太倉遊擊將軍。此人與賢契都在青年，一文一武，將來正不可限量。他前日因公到此，祇可惜賢契來遲了數天，不得與他相會。”岑生忽然想起劉電當日所說結義之友正叫殷勇，又是雪姐的義兄，莫非正是此人？因道：“這一位殷兄，門生雖未識面，卻早知其人。”因說起在山東得遇劉電，結交殷勇一段緣由：“但後來他獲盜得功，門生卻不知道。”程公聽了道：“這江西武生劉電，他乃兄可是原任曲沃縣劉雲麼？”岑生道：“正是他。”程公道：“我記得當日江浦縣原詳上說殷勇與劉雲係姨表弟兄，如何不認得劉電，反結拜起來？”岑生道：“老師如何得知劉雲？”程公道：“這殷勇獲盜相救之人正是那劉電的胞兄、曲沃知縣劉雲。”岑生驚喜道：“如何便是他？”程公道：“那劉知縣在任聞訃，丁艱回吉水原籍路過江浦涼山，夜間遇盜，卻得殷勇相救。當日原說是姨表弟兄，如此看來，必是劉雲當日感其相救之情，因他是個白身，恐見官不便，故認為姨表無疑了。”岑生大喜道：“天涯海角，有如此湊巧之事！當時劉電萍水中結識殷勇，不想後來救了他令兄，真是難得

。當日劉盟兄與他結義，便知他是個豪傑，真可謂識人矣！”因又極表劉電與蔣公二人的英雄出色，武勇絕倫。程公不勝慨歎道：“何地無才？祇恨不能盡識。將來賢契當與這兩個留意，不可使英雄埋沒廬下。”岑生道：“門生職微言輕，還求老師留神噓植。”

師生二人談今論古，情甚相洽，直飲至金烏西墜纔罷。岑生告辭起身，復至書房，程公取出一封家報，道：“所有咨文，我明日就差人送往儒學。這是一封家書，到京時煩賢契送到家君處，定有照應。”岑生收好，當下叩謝道：“門生就此稟辭，不敢再來驚動了。”程公道：“以心相照，不必拘此。”當下直送出大堂來。岑生叫將轎打出儀門，程公笑道：“賢契不知內閣與翰院的體制，不拘品極俱在此陸轎的。”岑生再三謙讓不過祇得遵命，打恭上轎，從儀門而出。

次日程公已差官將咨文送往儒學，格外有贖儀四十兩。及岑生到學稟辭老師，知程公如此用情，

買備了許多應用緞匹綢綾之類，這是本地出產，比都門價省，一面收拾行裝。程公又差官前來送行，本縣官新自到來送驢命駕。岑生隨往拜謝後，不便遲延，即擇於二十二日長行。鄭公子因母親初愈不能回往，又送了一封厚贐。岑生推辭不脫，祇得收下。鄭公子又給了王樸二兩銀子。此時鄭婆婆雖未全愈，已覺精神漸復，祇是還不能行動。岑生起身先一日，鄭大娘子親自精精緻緻辦了一席酒與岑公子餞行，就在上房明間圍爐坐席，容兒伺候，兩表弟兄直飲到更餘方散。

次日黎明，鄭大娘子即起來端正杯盤，王樸已將轎扛俱料理齊備。鄭公子又敬了表兄三杯酒，不覺掉下淚來。岑生道：“賢弟不須傷別，待姑姑身體康健，你趕臘月進都也不為遲。”鄭公子道：“總然母親病好，我也不放心出門了。”岑生因到內房拜別了姑母，老婆婆含淚道：“侄兒到京，須要常常寄個信來。免得我們記念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姑姑放心，侄兒有家書回來，必先到這裏請安。”說畢出來，與表弟、弟婦作辭，又賞了容兒一件綢袍料、二兩銀子。王樸也到裏面叩頭謝了，押扛先行。兩弟兄一同上轎，到了郭外五里塘，岑公子下轎阻住道：“賢弟不必遠送，臘盡正初我在京等你。這裏諸友，俱為我道謝，匆匆不及遍辭。”鄭公子點頭灑淚而別。

不表鄭生回家，卻說岑生取路投江浦縣來。冬寒日短，到得縣城已是日西下了。客店原來這成公立下法度，凡有官商行旅下店，都要問明姓氏來歷，打報條到縣，以備查考。這店家見岑生光景不同，問了王樸來由，不敢怠慢，即往稟報。這時成公正在書房與幕友相

商交代之事，見了報單，知是自己舉薦的門生，心下大喜，立刻著家人前往相請，務必將行李搬進衙來。

卻說岑生原要次早稟見，正待解裝歇息，不料家人持帖來請，岑生道：“祇恐此時進謁不恭。”家人道：“家爺在衙立候岑爺，說岑爺若不去，家爺即親自到來相請。”岑生見來意諄切，因道：“既如此，你請先回，我隨後就到。”這家人又與王樸說知，將行李仍復上扛抬進衙來。岑生仍坐小轎。進得縣門，見儀門大開，成公已打點出堂相迎，一見岑生如亭亭玉樹喜動顏色，也不教打恭，一把手拉進暖閣，直到書房裏來。岑生口稱“恩師”即倒身下拜。成公拉住道：“前者雖有此一薦，然未成就。今日是皇上的特恩，何敢居功？”岑生道：“門生若非老師何以得此？今老師如此說，竟是見棄門生了。”成公聽說，因仍以師生禮相見坐下。岑生道：“本當即來叩謝老師，一者未知聖意，二者又恐涉於私謁，且為家間無人恐老母倚望，因此匆匆回寓。不料今蒙聖恩，不加譴責反錫恩榮，祇恐綆短汲深，不能勝任，還求老師指示周行。”成公笑道：“以賢契的才華，正堪當此，何必過謙？前日在省與徐老師相會，問及賢契，方知寓浙情由。後來部咨一到，我計算賢契不日定然到此。”因問：“幾時見的院臺？”岑生道：“十八日往見，蒙院憲十分見愛，次日即發咨文催促起程。當日又蒙留飯，坐間說起老師許多德政，因太倉係沿海要地，借重老師干才經理，並說殷將軍也是老師薦拔，今得同事一方，崇明一帶可以高枕無憂。”成公道：“雖蒙兩憲提拔，其實不勝繁劇。可惜賢契到省遲了數日，不得相會殷君。前日他因公事來見院臺，就匆匆回太倉去了。”說話之間就擺上酒碟來，成公道：“草酌三杯，莫道簡褻。”一面吩咐家人管待王樸酒飯。飲酒中間，成公因說起場闈之事：“見了賢契的卷子真是金聲玉振，當時薦了上去，不想汪公十分執意，幾與顧公爭競起來，虧得院臺一語解圍，又顯揚了賢契的名望。但到京時還當一例往謝，不可分別彼此。”岑生道：“謹當遵命。”當晚師生敘飲至夜深，即在書房安歇。岑生道：“今日見過老師，明日即稟辭起程。”成公道：“賢契榮發本不當遲，但既到此，明日還屈留一天，後日即當送行。”岑生見成公情意周致，不敢再辭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岑生取出兩端金緞、兩端湖縐，送成公收了。早飯後，成公說起殷勇獲盜得功之事，岑生道：“昨日院臺亦曾進起，這劉公的胞弟劉電卻與殷將軍結義在先，後來他往山東搬柩，因與門生相遇，也曾結為兄弟，其英雄氣概亦不在殷將軍之下，老師可惜不曾相遇。”因又敘說在蔣公家一段情事。成公歎道：“天下英雄不少，奇奇怪怪之事亦何處無之，總因人見聞不廣便以為怪。賢契既深知其人，官場中不可不留心薦引。”岑生道：“門生雖刻刻在心，祇是位卑言輕無處著力。此番進京，順道山東，正要去見蔣公，若尚未進京，當一力勸駕。”師生暢敘，話長日短，又是晌午時候，擺上席來。成公因命侄子友德出來相見，一同陪飲。岑生因問：“師母如何不接到任所來？”成公道：“因小兒完姻，一同回家去了。況如今調了太倉，是個海疆緊要去處，倭奴出沒不常，也不敢接家眷到來。且待倭寇平靖，再作道理。”當下師生們暢飲淡心，十分相洽。

晚間席散，成公取出一封贐儀道：“聊作賢契途次一尖。”岑生道：“長者賜，本不敢辭，但老師兩袖清風，何忍又分請俸？”成公道：“休得見笑，不過表意而已。”因問：“賢契此番長行，還是由水由陸？”岑生道：“水路雖然安逸，一者恐怕凍河耽擱時日，二來要往會蔣公，起落不便，因欲從此由水路到臺莊登陸。”成公道：“與我所見一般，我昨日已吩咐家人在江口僱下船隻，所費無多，直送賢契到臺莊起岸，甚為省便。”岑生道：“要老師如此用情，實是過意不去。”成公笑道：“雖是窮官，尚不在此。”當夜一宿無話。

次日凌晨起來，成公早已治杯相送。岑生立領三杯，用畢飯即起身拜別。成公還要親送至江岸，岑生再三阻步，因命侄子友德乘騎代送至江岸下船而別。正是：

宦途迎送皆常習，客裏情懷有淺深。不知岑生此去又有何事故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祇是岑生謁謝老師一事，卻把從前殷、劉之事一提，顯得真正英雄，終不至於埋沒。一以見程公愛才心切，一以見岑生推舉情殷，卻敘得簡潔痛快，作文亦如美人，有秀色堪餐之致。